

作家频道

北方有嘉木

王开生

青岛中山公园开办之初,是德据时期辟建的植物试验场,试植适合岛城气候变化生长的花树乔木,樱花、海棠、银杏、水杉、法桐……老城区内的行道树,种植最广的,首推法国梧桐,香港西路、武胜关路、湛山二路、延安一路,比比皆是。涉海邻湾的山海关路,每至秋末冬初,更是闻名的观赏法桐落叶之佳处,缤纷斑斓,游人如织。

法国梧桐又称三球悬铃木。悬铃木亦有一球二球者。二球悬铃木,原称英国梧桐,是一球和三球悬铃木的杂交品种,习惯上也俗称为法桐。一球悬铃木,称为美国梧桐,青岛迎宾馆院内的大草坪旁,即植有一株,树龄比德国总督官邸年岁更久,百岁开外的巨树高大粗壮,树冠枝繁叶茂,独木成荫,引人瞩目。悬铃木被称作是“行道树之王”。

樱花、法国梧桐皆是上世纪初引入岛城的舶来树种,原产于我国且最常见的树种,要数国槐。

国槐,又叫家槐、中华槐。唐代诗人白居易有《庭槐》诗说:“南方饶竹木,唯有青槐稀。十种七八死,纵活亦支离……”。由此可见,槐树是北方嘉木。《周礼》中记载了朝廷植三槐九棘,公卿大夫按位分坐其下的礼制。即是说,周代宫廷种有三棵槐树、九丛棘树。朝见天子时,三公面向三槐而立,卿大夫坐于棘丛之旁。后人用“三槐”指代太师、太傅、太保,是周代三种最高官职的合称,给予国槐崇高地位。

青岛地区的原住民家谱上,多记载祖先来自小云南大槐树。有人考证,小云南在山西省,而非指云南省,云南没有大槐树。“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老家在哪里?大槐树下老鸱窝。”大槐树由此几乎成了世界华人寻根问祖的源头。

二十多年前,在山西太原皇家园林晋祠,见其内有古槐若干,尤以三株最为知名,分别是汉槐、隋槐和唐槐,树龄皆在1300年以上。唐槐长势颇旺,葱郁茂盛,树高15米,树冠遮天蔽日。故唐槐周柏与宋彩塑仕女像、难老泉被誉为是晋祠“三绝”,其位之尊可窥一斑。

岛城老城区内国槐遍植,以槐树为行道树的马路,也多,如四川路、栖霞路、太平角三路等。树龄高的,约在八九十年的样子,算不上名树古木。昔年在胶南韩家寨山坡上,见识过四百多岁的柘树,其树被尊为帝王木,古老而珍稀。市域内的古树,则以银杏居多,天后宫、浮山所、海云庵、小村庄皆有遗存,树龄高达五百岁左右,属明代之物,与青岛



插图 阿占

原住民迁移时间相吻合;八大关内,宋公馆、蝴蝶楼等院落的龙柏,树龄亦比青岛建置时间略早,属清代所植,亦是三级保护的名树古木。国槐之中,始终未见称古称尊者,直至见到“槐庆德”。

槐树还能像人一样有名字?在崂山区东台村算是开了眼。一进村口,古槐扑面而来,茸茸一架,若华盖迎宾。古槐历经岁月风霜洗礼,嶙峋斑驳,老钟老态;树分四杈,除东南一枝被锯掉,余枝各自安好。古槐前的“东台古槐记”标注,此树所植年代有两说,一说古槐为唐朝开元年间僧人在此建寺所植;另一说,即墨蓝水先生诗句记载为宋时所植。唐寺之说,无史料文字,亦不见只砖片瓦。据园林部门测量,古槐树龄有1000余年,属国家一级保护古树名木。如此说来,古树当属“宋槐”无疑。相传,古槐曾于明朝永乐年间托梦与人,言称自己叫“槐庆德”,有龄千八百岁。这样的传说,就多少有些仙气十足的味道了。

在岛城拥有千年古树的村落,东台村堪称第一。一眼千年的“槐庆德”树冠覆盖范围,超过一亩地,四周砌成汉白玉围栏,筑成一座小型环岛公园。时值金秋,古槐结出累累槐角,一串串挂满枝头。槐角是传统中药材,性味苦寒,可清热祛火。用千年古树结出的槐角入药,还有什么样的火泻不了呢?

城市秀场

金黄色的南瓜

王溱

收获的季节,幸运色是金黄。耀眼的色彩,令人心旷神怡,笑逐颜开。秋日伊始,春麦熟了,满地金黄,风行麦浪高;玉米熟了,黄金如玉米如珠;南瓜熟了,金黄灿灿天雕琢,万千宝藏地收获。

在我们国家,南瓜只是夏秋季的一种瓜类食物,像众多蔬菜一样,寻常普通,并没格外引人关注。一些人对南瓜增添印象,更多的是得益于那首脍炙人口的红歌《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其中有句歌词: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当粮。然而在西方一些国家,南瓜却与一个重要的节日——万圣节,紧密相关。

每当万圣节到来前夕,在超市、商店、集市会看到大量南瓜堆积或摆放在显著位置,色彩醒目,引人注目。一些农场还会举办“南瓜节”,展示各种南瓜,让游客在自然环境中享受丰收的快乐,体验收获的喜悦。届时成千上万的市民会领着孩子,陪着老人,牵着宠物,广袤的田野里到处是欢腾的笑语。人们在欣赏满地南瓜的同时,还会看到许多农用机械,包括拖拉机、收割机、抽水机、甚至古老的水车、胶皮水罐,马车、犁耙也会出现在田间地头。与种植相关的牲畜,马、牛、驴,更是相伴其中。那景那情恍如穿越时空,交错时代,任人无限遐思,即感叹种植的艰苦与辛劳,又感受丰收的喜悦与自豪。

更多的惊喜与惊叹是各式品种的南瓜赫然展现面前。那些极为少见的“异样”南瓜,简直让人大开眼界。有的长得像大海里的海星,有的像开放的花基,有的像京剧的脸谱,还有的像是海水里的藤壶,有的甚至像是一颗颗小手雷。这些杂交品种就像一个五彩斑斓的瓜世界,折射着整个人类和自然世界的多元多彩。

南瓜又称番瓜、麦瓜等。其营养价值极高,中医普遍认为常吃南瓜,有益于健康。国内的许多人喜欢吃南瓜,一些爱美的女性甚至将其当作主食,以达到减肥的效果。国外的南瓜品种虽多,但有的不能食用,只能观赏。一些专门培育“观赏南瓜”的农场里重达几百公斤的南瓜不足为奇,八年前破世界重量纪录的南瓜就已达953公斤,而今年美国

的一名园艺师竟收获了一个1.16吨的超级大南瓜,确实令人咋舌。当然更多的人还是“实用为上”,种植一些个头适中的南瓜。在温哥华我去过一个农场,南瓜种类很多,但没看到超大型的,普遍是西瓜大小,双手抱得起,放得下。农场主介绍,这种南瓜销售最好。许多人一买就是十几个,拉回去摆在房前屋后,大小正合适,既有节日气氛,还不失壮观。万圣节前后游走在温哥华,随处可见南瓜的踪影,越往人烟稀少的“郊区”越多,仿佛那里的节日氛围更加浓厚。这跟国内现在的春节现象差不多,越在大城市传统的气息越淡,反观偏僻的山村,物质条件有限,但浓烈的欢庆气味却到处弥漫,令人沉醉。大千世界有些现象不在于人种,不在于民族,也不在于国度,有时却会惊人的相似。这也许就是这个世界的奇妙之处。

每到万圣节结束,垃圾箱里会有大量南瓜被丢弃,一些田地里也会看到黄橙橙的南瓜因为无人摘取,慢慢腐烂而变成了肥料。南瓜的使命完成了,有些“悲壮”感。不过人们还是要感谢它,毕竟是它给芸芸众生带来过诸多的想象和欢乐。

南瓜是万圣节的象征物,但更多的是寓意。有点像咱们的春节元宵节挂大红灯笼,预示着除旧布新、驱邪攘灾、拜神祭祖、纳福祈年。万圣节时西方人会把南瓜制作成南瓜灯,孩子们会挑着“小灯”在周围游走,但更多的“大灯”是放在家门口“吓走鬼魂”,同时也给“鬼魂”照亮路线,引导其回归。

世上的“人鬼情未了”,从来都是出自演绎,传说,杜撰。但许多人宁可把“虚无”看作“实际”,深陷其中,乐此不疲。尤其是孩子们,万圣节之时穿上“魔鬼”的衣服,戴上面具挨家挨户敲门,收获各式糖果,开心无比。大人们也因势利导,借此鼓励孩子勇敢走出去,以锻炼孩子的社交“胆量”和能力,这也是一举两得。

应该说,传统节日带给人们的绝不是单纯的表象与形式,更多的是通过体验、感触和感悟,继而弘扬、传承与发展。这才是根本。



诗坛新作

一片红叶

隋同玄

一片红叶
飘落在窗台的箩边
家乡的老屋
多了一点活的气息

古老的巷子
记忆着过去的热闹
石板路映着月光灯火
照亮童年嬉闹的天地

点燃起艾草绳子
薰得蚊子滚成一团
墙角下的蝓蝓
依旧唱着奶奶年代的歌

进士第的门楣
残留着斑驳的油漆
每天穿越的牌坊
刻划着自己留下的痕迹

背着行囊再回望一眼
从这里走出去的人
都装着一袋梅菜干
不舍一年四季的味道

永远记着妈妈的絮叨
出去了就别再回来
真到分别时刻
她的泪泉已经干涸

先人的故事是千里当官
挣来功名衣锦还乡
我辈的真实是打工在外
彻底告别绝对贫困

山外的世界比电视里还美
最后一把梅菜干已成碎片
当年不理解的妈妈叮嘱
成了生活下去的支撑和勇气

今天我用我的思念
染红西山枫叶一片
借着秋风送到故乡的家里
告慰还是不会用手机妈妈

我知道家乡的漫山遍野
现在已经五彩斑斓
但这片红叶
妈妈一定能嗅出儿子的味道